溫州經籍志

溫州經籍志卷五

瑞安　孫詒讓　編

經部

春秋類

宋

周氏湉中春秋說約

六卷　經義考一百八十八

佚　經義考一百八十八

葉適故朝散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周先生墓誌銘先生諱湉中字仲古及進士第乞監潭州南嶽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滿秩有咨其賢者共爲薦改官知台州寧海縣乞監嶽廟去朝廷將用之先生辭焉爲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還授茶陵軍使已

而遂乞主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東安撫司參議官當上又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淳熙十六年卒年六十八先生溫州瑞安縣人居三港鎮之西與人盡恭行高而人不忌著文集十卷春秋說約六卷水心文集十三

王氏十朋春秋解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經義考一百八十六

佚經義考一百八十六

案汪應辰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梅谿集附錄云公有春秋講義指授學者未成書梅谿後集二十七經筵講義亦有春秋二條不云有春秋解疑門人以梅谿講義遺藁補輯爲之其書世善堂書目有鈔本則明時尚存今未見傳本

薛氏季宣春秋經解

十二卷直齋書錄解題三經義考一百八十七

佚經義考一百八十七

指[要]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二玉海四十經義考一百八十七並云經解指要共十四卷陳傅良新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作指要一卷誤

佚

自序春秋者何魯史記之名也史記何以名春秋春秋魯厤之所爲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寅爲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然則魯變四時之序何史始官也加春于建子而爲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爲夏四月魯史之作也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曷爲舍周之舊僭也僭則春秋何以爲經春秋反正之經也禮易詩書始終乎正春秋紀錄不正所以反之正反正以其所不正則五經之教無時而或替也春秋常事不書書變常也變常則何始

于隱公疾始變也始變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于此託始焉爾柰何魯春秋之始也魯春秋之始何史之始作于諸侯也諸侯孰謂謂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于周之太史隱之時也始更魯厤而爲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于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鳥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于殤叔（案此指汲冢紀年）秦史作于文公（案見史記秦本紀）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則春秋何取于魯因也其因何因魯之史記其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爲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書其惡而無私焉爾何用見其善善惡惡而無私也曰直筆以書其事因事而致其辭善則善惡則惡不爲褒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春秋用褒貶爲道其曰不爲褒貶何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褒貶以爲傳也何託褒貶以爲傳舍褒貶則無以爲傳矣三傳之所爲褒貶何也不知春秋也三傳何以不知春秋春

秋之教治勢而不亂處羣而不黨是是非非而天下之理歸之矣不知體要不存教法心衰于毀譽而事務于春秋則是褒貶之說亂是非之正也事辭爲教春秋也攷辭而知其事因事以觀其理不能顯白而待傳以發曰晦也晦之爲道傳之爲經則事辭之教荒矣孟軻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平王之東也變風害雅五侯擅政蠻夷亂夏陪臣柄國仲尼修春秋以明實錄將以反經之正典常禮法無所與存焉正亂常而還於舊物者也是故直書以明得失謂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之事屬辭比事莫善于春秋春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因史之僣事亂之本也事易其常莫之或止禮樂崩壞春秋見之且夫事有是非道有邪正治亂之所從分也邪正不白是非不辨人行其意其誰能有反于是列紀以著之修辭以述之會盟朝聘之作師役祠命之行畋魚遊觀之爲崩薨卒葬之禮茍失其舊無不備舉可行于當世可

示于方來小人憚焉君子達焉則春秋之所用盡在是矣其事則齊桓晉文昭其義也其文則史正其辭也昭義正辭則亂臣賊子云誰之不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謂也今夫淺害深非亂是新變舊傳掩經所謂反常也經之云正不果于辭所謂服仁也道反常三傳之失也服仁守正復古之道也經解之造用經釋經而歸正於經者也旨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荀春秋之爲好不以弃傳爲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專門墨守則非下走之所敢知艮齋浪語集三十

直齋書錄解題三春秋經解十二卷指要二卷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于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于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周歷而爲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先生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爲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二經義考一百八十七作二十歲云

朱子語類　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

困學紀聞六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厤而爲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以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攷而爲史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閭尚有史況一國乎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

虞集道園學古錄三十四六經之傳注得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注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於遺經者也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趙汸春秋左氏傳補注一薛氏謂魯厤改冬爲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爲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厤實劉歆之誤

案艮齋春秋經解指要書錄解題以爲紹興三十二年年三十歲時作攷紹興三十二年艮齋年二十九歲非三十歲疑解題原文三十二年當作二十三年三十歲當作二十歲通考及經義考引作二十歲不誤乃合耳此二書爲艮齋弱冠著述浪語集三十五附鄭伯英祭文云五代史記公謂爾昭經拾舊聞斯於改作公於是時年未弱冠有志史筆余用駭嘆是艮齋弱冠時創殫心纂述之證故如魯厤改時及諸侯無史諸義攷證未盡精塙今二書並無傳本惟止齋春秋後傳趙汸春秋集傳及左傳補注閒有援引然寥寥數語不足推其全書義例也

陳氏傅良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讀書附志上春秋下有左氏二字今所見刊本無蓋涉下章指而誤衍

十二卷直齋書錄解題三讀書附志上宋史藝文志一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

存通志堂經解刊本

春秋後傳補遺

一卷授經圖春秋四

佚

左氏章指

三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三宋史藝文志一授經圖春秋四讀書附志上國史經籍志二並作十七卷

佚經義考一百八十七注曰未見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傳良之所箸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攻媿集五十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彰攻媿集一無此字作顯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

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通志堂本誤師据攻媿集改正）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藴止齋生於永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日迴出諸老先生上斂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閒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客授之初卽從止齋遊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攻媿集無）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壯（攻媿集作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雖若相忘於江湖而

朋友（攷媿集作友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詭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旣不幸（攷媿集此三字作追）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蜀中（攷媿集無此三字）其增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它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攷媿集作則以爲三字）變例鑰以爲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威（攷媿集凡桓皆作威避宋欽宗諱也通志堂本桓威錯出今悉從集）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威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旣亾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

威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晉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威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焉齊威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威之霸伐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通志堂本誤作習據攻媿集正）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盜逃楚也夷

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攷姚集此下有所字不貶於玉帛之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通志堂本誤作當據攷姚集正用僖公始作頌而所通志堂本誤作據攷姚集正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尤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通志堂本誤作聞據攷姚集正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褻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

而知其惡者迺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冡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旣與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閒尙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

序

先生爲後傳將脫𡨋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刪者或畱其帖于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刪者可刊帖于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矣惜哉勉從先生于桂陽于衡于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語友朋將亟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睽偏函丈不果質今訂證猶先生之志云嘉定元年七月朔日門人周勉謹書

止齋春秋傳十二卷金陵焦太史內閣鈔本也錄之又假唐太常節鈔

本校爲凡增訂其訛脫毋慮數十百處惜也節文僅得其十之七不能盡校其全爲可恨耳萬厯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鵠常道人識 明趙琦美鈔春秋後傳跋

讀書附志上春秋左氏後傳十二卷春秋左氏章指十七卷右止齋陳傅良所著也四明樓忠簡公鑰序其前淸海崔淸獻公與之識其後而刻於維揚郡序

直齋書錄解題三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陳傅良撰樓參政鑰大防爲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聚珍版本無也字今据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三增若其它發明多新說序文略見之

錢曾讀書敏求記一陳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此書大旨詳于樓攻媿序中茶陵所刻字多訛舛此則勤德堂刊本也止齋尙有左氏章指一

書俟續求之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春秋後傳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陳傅良撰傅良字君舉號止齋溫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諡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傅良爲此書將脫藁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黏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傳已非傅良完本矣趙汸春秋集傳自序於宋人說春秋者最推傅良稱其以公穀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

於聖人者亦多云云致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爲别發史例似非事實況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尙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足爲傳𡨋病惟以公穀合左氏爲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錄獨多空言易騁玆亦明效大驗矣傳𡨋於臆說蠭起之日獨能根據舊文肵求聖人之微旨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其攷究可謂至詳又其書雖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說此據某文其徵引亦爲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枵腹而談褒貶者庶有豸乎傳𡨋别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樓鑰所序葢兼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永樂大典中尙存梗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裒録焉

通志堂經解目錄春秋後傳十二卷宋陳傅良從勤德堂刊本鈔寫者也此書大指詳樓攻媿序止齋尙有左氏章指一書應訪求之

樓鑰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公博極羣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 攻媿集九十五

木鍾集七田賦謂計田而出賦如一夫一井之田使使出軍賦不復如邱甸法又甚於邱甲矣陳止齋謂田賦亦家出一兵 九春秋之作始於無王終於無伯止齋先生謂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爲之也以其嘗敗王師故曰無王自鄭始以其嘗伐晉故曰無伯自齊始

困學紀聞一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春秋後傳亦曰此身後之書

五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曰魯之有

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趙汸春秋集傳敘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末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

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為有據依陳氏通二傳於左氏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於二傳之蔽也

宋濂春秋屬辭敘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注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攷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　趙汸春秋屬辭卷首

何喬新策府十科摘要朱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文定公其次則永嘉陳傅良也文定之傳精白而博暢慷慨而精切然所失者信公穀之太過求褒貶之太詳多非本旨陳氏之論世變以為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褒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　何文肅公集一

經義考一百八十七黃淵曰陳止齋欲著後傳於諸生中擇能誦者一

人自隨似不草草然謂書王存周未免又落窠臼　張萱曰止齋取左傳每段以數語括其大指間有評駁

案春秋一經自啖趙以後說者大抵屏棄三傳習爲繳繞苛刻以測經旨宋南渡後胡氏傳盛行三傳之學益微止齋後傳依經求義大旨主於本左氏以徵事參公穀以明例故其論左氏則謂著其所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皆左氏之力又謂春秋褒貶天下之君大夫託魯以行王法莫備於隱桓莊之世（後傳三莊十六年邾子克卒傳）及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諸義並與董子繁露春秋分十二公爲三等（楚莊王篇）何氏公羊解詁張三世諸例相近在宋儒說春秋書中爲最有根據至傳中精論如本何邵公說謂惟王者然後改元（後傳一隱元年傳）據晉少姜卒公如晉晉來辭非伉儷者也謂古

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媵也後傳一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据史記六國世表敘席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爲僭謂諸侯之有郊禘爲東遷之僭禮後傳五莊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並義精理塙與空談褒貶者異樓宣獻敘其書以爲深究經旨詳閱世變元趙子常又以爲在三傳之後卓然名家信不虛也後傳宋以來凡有四本一維揚本與左傳章指合刻見讀書附志上一永嘉本郡守施杖所刊見曹叔遠止齋文集跋一茶陵本一勤德堂本並不知時代見讀書敏求記四本今並未見通行者惟通志堂刊本然奪誤甚多不足依據章指舊與後傳合刊今則世無完本　四庫提要謂永樂大典尚存梗概亦殘闕不能成帙然大典祕書自翰林院藏本外別無副迻則卽此殘闕者亦復不可見惟藉趙氏左傳補注所引稍窺崖略其說於傳文隱輿多爲疏通證明以求其義而五十凡

之與義理或有違迕者則亦力爲糾正不爲依阿冏穴之論雖

不必盡塙然於范甯穀梁傳敘所謂棄其所滯擇善而從者殆

庶幾焉

又案止齋文集三十八卷張端士弟二書云某病軀日衰弱漸

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啟手足之前更加刪潤則自有春秋來

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作又弟四書云某近復苦泄瀉今

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褁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

惟春秋後傳垂成尚欠刪潤不免就病中勉强據此是後傳一

書止齋固自信爲不倣之作且晚年力疾刪潤尤其畢生精力

所萃也

又案元程端學春秋本義卷首春秋傳名氏永嘉陳氏下載有

章旨類說後傳三書類說它書別無所見蔡文懿作行狀及曹

敍止齋集紀止齋著述亦無此目不知程氏何所據也今不據

補錄而附識於此

宋氏晉之春秋十二公論

一卷攻媿集一百九

佚

陳氏謙春秋解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

佚

蔡氏幼學春秋解經義考一百八十四

佚經義考一百八十四

案蔡文懿公幼學陳文節公弟子宋史儒林傳四萬厤溫州府

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名宦傳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

傳

葉氏適春秋通說

十三卷萬歷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水心葉忠定公適宋史儒林傳四萬厤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案水心本貫處州龍泉其祖徙瑞安水心晚年又寓永嘉故各志互收之春秋通說見萬厤溫州府志藝文門宋以來書目皆不著錄其書名卷數並與黃若晦書同疑萬厤志偶誤以黃書爲水心也然今未敢凢刪姑錄其目以備參攷

王氏綽春秋傳紀宋元學案五十五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萬厤溫州府志二十七作傳說今從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經義考一百九十

州府志十七乾隆永嘉縣志六十三並作傳記乾隆溫

三卷經義考一百九十

佚 經義考一百九十

萬姓統譜四十四王綽葉水心之畏友趙尚書汝談等在史館奏充編校而不就有春秋傳記經義考一百九十引溫州府志作紀及䄙文門人尤端明焴薛融書蒙守翹與栝皆爲刊於學

案松臺王先生綽萬厤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林氏拱辰春秋傳

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一援經圖春秋四經義考一百八十九

佚經義考一百八十九

東嘉先哲錄九秋拱辰歷知婺州廣東經略安撫有春秋傳刊于婺州

原注郡志

戴氏厚春秋經解

三十卷 攻媿集一百七 經義考二百四十三

佚 經義考二百四十三

樓鑰戴俊仲墓誌銘乾道七年余客授東嘉而戴君俊爲錄以文行爲鄉先生箸春秋經解數萬言能爲詞章詩淸婉有思致性質粹溫不得而親疎久處庠校與之議事詳審而寡失故尤與之密君是時已嘗薦于鄉五上禮部至淳熙八年始以特奏名試補賀州文學尋授迪功郎婺州金華縣尉光堯慶壽恩循修職郎余去官十五年而後假守而君已得末疾監潭州南嶽廟不可出矣十六年既以光宗覃恩從循事郎余以八月去郡聞君以十有一月甲申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八經解三十卷文集號橫蕩類稾五十卷藏于家俊仲諱厚又字長文攻媿集一百七

案戴縣尉厚文端公溪從父舊府縣志無傳春秋經解宋以來書目未經箸錄至朱氏經義考始據攻媿所作墓誌收入然誤

畢作經解列入羣經類中蓋朱氏但見誌末云經解三十卷未及統核全文故有茲謬今據攻媿集正之

戴氏溪春秋講義（萬厤溫州府志十七作春秋説今從宋史藝文志一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四卷（宋史藝文志一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授經圖春秋四複出戴少望春秋講義六卷誤）

存（四庫全書本○經義考一百九十注曰佚）

經義考一百九十戴氏溪春秋講義宋志四卷王瓚溫州志作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春秋講義四卷（永樂大典本）宋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書記已著錄開禧中溪爲資善堂說書累轉太子詹事時景獻太子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通鑑各爲說以進此卽其春秋說也書中如以齊襄逐紀侯去國爲託復讎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爲由巴蜀通道以屬晉公如晉至河乃復爲晉人啟季氏出君之漸以定公戊辰卽位爲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伐

敗歸和議再成故於內修外攘交鄰經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類竝闕而不釋攷宋代於喪服之制避忌頗深如何居居字語出檀弓禮部韻略卽不載其他可知溪之不釋此類蓋當時講幄之體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長子柄鋟木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寶慶丙戌牛大年復刻於泰州其序稱是書期於啟沃君聽天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蓋非經生訓詁家言故流傳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於錄殆以是歟宋史藝文志作四卷王瓚溫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外間絕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采尚散見各條經文之下今謹為裒輯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二年永樂大典所闕則取黃震日鈔所引補之仍從宋史釐為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經文多從左氏故其閒從公穀者並附案語於下方焉

續春秋口義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

直齋書錄解題三春秋口義五卷胡翼之撰至宣十二年而止戴岷隱

佚

在湖學嘗續之不傳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上春王正月胡文定公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

紀事晦庵以爲不如此然宗之者衆或謂皆寅正紀事近世戴岷隱諸

公皆如此說

曹氏叔遠春秋書法起例姜準岐海瑣譚集五

佚

岐海瑣譚集五曹叔遠紹定四年除權禮部侍郎明年七月陞正禮侍

仍兼侍讀著春秋書法起例一編上進

戴氏𡙇春秋說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

佚

宋浣川戴常博栩文端公溪從孫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

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黄氏仲炎春秋通說

十三卷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宋史藝文志一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

存通志堂經解刊本

繳進春秋通說表臣仲炎言伏以六經統天地莫非用世之規萬物聚

春秋尤切治人之道洪惟烈祖崇尚斯文仁宗命昌朝侍講於邇英曰

監戒而不諱高廟置安國進解於座右謂喜學以無怠至若脊輔弼以

攷三傳之異同又如因咨問而審一言之造化可見先朝極討論之意

所惜儒臣寡疏暢之功厥理未彰茲學幾廢允賴屬精之上哲丕承宏

遠之前聞臣仲炎惶恐惶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孔聖之修麟經猶禹功

之抑洪水昏墊不塞曷臻九敘之歌亂賊匪除莫救三綱之壞即當時

之事實爲異代之鑒觀昭示燎原貴防曲突顧瞻折軸宜重後轅雖仍魯史之文實正周王之位用全敎戒體極謹嚴自專門襃貶以論經使後世眩是非而難辨迄於科舉時文之弊尤爲戲侮聖人之言因欲獻諛於今遂亦虛美於古曾亞耳坐邀萬乘或善其明君臣之大經周世子外附諸侯或嘉其存王室之正統內宮較藝首選在茲下國從風流弊甚矣獎榮功利誇譽詐權顧此時師友之染濡莫能探晳古他日臣工之嚴嘗必至文姦臣肆學業而附功抱遺經而承慨潛心十稔課蒙一編遵稽孟子之書近酌朱熹之論務陳理要痛翦蕪繁賜批修纂和之音關衆傳多岐之疑強名通說顯異替開懽啟命之塡溝致此書之縱薊借歷陽燕期廣紲熙燎恭遇皇帝陛下躬攬大權作新庶政聞一善而用洪明四目以大臨賢路亨通修今日裝龍之舒經帷啟沃變昔時秋馬之猜日月燭照海澤流潤勝休潤飆年之行尙闕冊則忿

草茅攷古之勤倘垂乙覽察二霸之駮而宅心至正居一王之尊而立
志自強勝喪敗起於佳兵則安靖以輯福推災異由於失德則脩省以
導和刻桷築臺深虞侈欲取田納鼎永戢貪風中國盛則何懼荊蠻戎
狄之馮陵家道正則必無仲子文姜之僭濫以至世變推移之故物情
紛錯之緐郊雩嘗禘之經朝聘會盟之節皆可因文以攷引類而知息
邪說放淫辭庶見仲尼之志求多聞克永世用增列聖之光臣無任瞻
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謹繕寫前件春秋通說成若干冊襲封隨表
繳進以聞臣仲炎惶恐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經筵講讀奏舉狀朝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
修玉牒官兼侍讀臣李鳴復等右臣鳴復等聞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
陰士有懷珍抱美而老於巖穴之下者固不能無待文王之興也仰惟
陛下不居之聖問學日新經幄就將靡問寒暑臣等猥以春秋舊業叨

塵誦說之員深懼蕺識闒闇不究終始無以昭明懲勸上禆聖聽伏見溫州布衣黃仲炎折衷是非事爲之說發以後代鑒戒昭然言古驗今切於治道如謂經有教戒不爲褒貶足杜擬僭允爲潛心吉州布衣龍淼翁釋經傳科別其條治亂興衰本末該貫評以己見多所發揮如謂魯僭紀元獨承正朔其於名分所補良多二臣於經可謂勤矣而其他著述亦多可稱鬱弗獲伸俱老草布臣等執經入侍心有愧焉竊知二臣已皆繕寫其書裝潢申進欲望聖慈既垂乙夜之覽或降付後省更加閱視如有可采甄以寵光庶幾科舉之外士之窮經篤古者不至於退遺其於作人之造風厲多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端平三年七月日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臣游似朝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玉牒官兼侍讀臣李鳴復

春秋者聖人致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致戒所書之法是也何

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爲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爲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僢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爲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埽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或者厭爲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爲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疏內外之差等不齊也敘此者爲禮和（槀本和作順）此者爲樂理此者爲政防此者爲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敘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即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褒貶所以懼後車也遏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國之盛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褒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圖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理道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其惡也若夫肇制有法而訓教存焉桀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爲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爲君父爲臣子爲

夫婦爲兄弟爲黨友爲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棼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爲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乎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一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其君歿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丘明丘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先丘明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蓋今左氏傳卽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它國爲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閒亦或有得者穀梁氏爾若夫具載事實

則左氏何可攻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抵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爲斷上以伸仲尼之志雖以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也紹定三年五月朔黃仲炎序

直齋書錄解題三春秋通說十三卷永嘉黃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於朝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春秋通說十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黃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人其進是書表稱肄舉業而罔功李鳴復奏舉狀稱科舉之外窮經爲古蓋老而不第之士也書成於紹定三年其奏進則在端平三年自敘謂春秋爲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所書之法爲教所書之事爲戒自三傳以褒貶立意專門師授仍陋襲謬由漢以後類例益岐大義隱矣故其大旨謂直書事蹟義理自明於古來經師相傳王不稱天桓不稱王之類一切闢之案朱子語錄云聖人據實而書

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辭間求襃貶所在竊恐未然仲炎
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論者蓋本於是何夢申作呂大圭春秋或問敘謂
傳春秋者幾百家大抵以襃貶賞罰爲主惟或問本朱子而盡斥之不
知仲炎已先發之矣中如於南季來聘據三傳戴記謂天子無聘諸侯
之禮周禮時聘之說不足信於滕薛來朝謂諸侯無私相朝之禮三傳
俱謬則過於疑古以盟首止爲王世子立黨制父則過於深文以子同
生爲傳語誤入經文以葬蔡桓侯爲公字之譌以同圍齊爲圍字重寫
之誤疑及正經亦未免臆爲推測然如謂季友爲巨姦竊交宮闈則成
風私事傳有明文辭嚴義正足以爲千古之大防矣其論胡安國之書
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
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
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强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

而尊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時之僭其可自爲僭哉其立義明白正大深得聖人之意蓋迥非安國所及也

通志堂經解目錄春秋通說十三卷宋溫州布衣黃仲炎若晦紹定三年五月自敘何焯曰東海先有鈔本從黃俞邰處來仍僞書也後汲古得李中麓所藏影鈔宋本用以付刊

案黃若晦仲炎舊府縣志無攷據李鳴復奏狀稱爲溫州布衣而狀末有甄以寵光之語則若晦進書時鳴復又爲乞恩澤萬厤府志選舉門載宋進書補官有永嘉黃叔炎叔炎即仲炎之誤（藝文門春秋通說下亦誤題黃叔炎撰）然所補何官則終無可攷也通說大旨宗朱子春秋無褒貶之說故其書於治亂得失推論明切又多引後世史事參互證驗以闡敎戒之旨雖不必果得聖人筆削

之意然以觀孫復諸人以春秋爲有貶無褒者其厚薄固有閒矣至如說考仲子之宮則辨晉臧燾議宣太后宜準春秋考宮之義別建寢廟爲知庶母不得祔廟而不知考宮之非禮通說一說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則謂喪事有進而無退旣啟殯不爲雨止喪禮有所謂潦車簑笠者蓋備雨有具也今遇雨止無備可知春秋書雨不克葬惡薄其親也通說八其辨證亦殊精博餘若趙匡孫覺胡安國諸人外盩之說亦多駁正固異於枵腹游談者惟閔書爲新說如於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謂大夫宗婦乃大夫與宗婦不用公羊大夫妻之說通說二於新宮災謂別爲新宮如晉之築虒祁不用三傳宣公新主入廟故曰新宮之說幷廢檀弓以新宮爲先君之宮爲漢儒沿三傳之訛通說九於從祀先公謂從猶承也周廟先公后稷爲太祖周公今

推而上之承祀后稷同於周廟而不從三傳順祀閔僖之說通說二十是則故爲立異違先儒說經家法矣

又案通志堂經解目錄引何焯語謂徐氏先得黃虞稷家僞本今未見其書未知與經解本異同若何天乙閣書目一之二載春秋通說一册無卷數朱絲欄鈔本宋黃仲炎撰黃氏自敘稱十三卷范氏藏本不分卷或卽義門所謂僞書乎又續通考一百七十三別載左傳約說百篇黃仲炎著它目並無著錄王考舛誤甚多疑不足據今不據補入而附識于此以備參攷

元

李氏孝光 春秋述始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陳德永李五峰行狀公通五經尤邃於春秋生平著作有春秋述始題

微闡幽足發前賢之祕侍御史郭幹卿嘗稱之於朝而天下士大夫始知有公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案五峰李祕丞孝光元史儒學傳二萬厤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陳氏至春秋傳注 萬厤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春秋傳

佚

明

蔡氏芳春秋訓義

十一卷 明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二百

未見 經義考二百

千頃堂書目二蔡芳春秋訓義十一卷字茂之浙江平陽人弘治戊午舉人福建鹽運司副使折衷諸傳而爲是書

周氏綱左氏鐫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項氏喬左傳拔尤

三卷甌東私錄二

未見

自序左氏浮誇唐韓子有是論矣近世學文者又類宗之然或以艱深文淺近非獨使人不能句雖俾其人自讀之亦莫繹其意脈之所在白以左氏名家也不知左氏之文雖或一字一句一句一意然上下接續脈絡貫通譬之高山大川然人徒見其鬬怪石奇巖絕潢斷港者若散漫不可紀極而其一碧萬頃壁立萬仞之勢所向自如也聞如大兵壓境聽一言以解甲裘有所激雖巧人亦知勇于取焉此其重禮崇信猶有先王之遺風矣嗚呼是傳其可少耶某幼癖好之拔其可法之尤者

手膽三卷爲敘事爲辭命爲議論綱常展玩未嘗敢以示人守廬之五月會九庠英俊而稟倉之時出以正其文藝諸生曰是不可私也遂傳之梓庶使廬陽文體藉是少變焉耳然善讀者得之章句之外其所以謀身謀國者將無不在似未可輒以浮誇病之也甌東私錄二

佚

鄭氏楷春秋寫意萬歷溫州府志十七

案雙溪鄭教諭楷道光樂清縣志循吏傳有傳

應氏德成春秋源流紀略

一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葉氏耿春秋要略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楊氏毓奇春秋傳衡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未見

自序一衡説衡者讀四傳而衡之也四傳尙矣曷衡雖然傳且四曷弗衡譬一物也孰輕者孰重者匪衡也輕重僨一春秋也此傳之彼傳之匪衡也彼此眩雖欲弗衡烏得弗衡諸故夫四傳者人同而衡者予獨予之爲是衡也不知吾言之是亦不知吾言之非第曰衡四傳云爾

一名説杜預序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此説也是名之無所取義者也抑不聞春生秋肅者天之道春賞秋刑者王之法春秋天子之事刑賞之權衡也是故舊史記之祇爲紀事之書孔子脩之卽關勸懲之大天道王法於是乎在矣

一諱説傳例有三諱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夫諱非直也經以直敎天下後世者奚諱雖然諱也諱者何尊親賢三者天下之大綱也三者得

天下治三者失天下亂臣弒君者始於不知有尊子弒父者始於不知有親不肖之乘賢始於不知其爲賢春秋爲天下不知有三者而作即烏得不爲三者而諱是故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之始也人由春秋之諱尊知有君諱親知有父諱賢知有賢是春秋之成也宋鴻臚甌江葉鄒合傳順治丙戌秋甌始歸附瑞士有諸生終身爲庶人者楊鍁奇杜門不出箸春秋傳衡康熙閒年七十餘卒竹園類輯九

孫氏林春秋繁露廣義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佚

自序余半生日營八股巨索流略范未有涉也然私竊嚮往亦好窺一斑至晚始讀董子繁露諸篇大約發明春秋而作也夫左氏傳春秋貫爲麟經紀事非詮疏也公穀擬議稍近解釋而多鑿康侯氏似暘厥旨終落訓詁治麟經家率南指北面之然揚波助瀾亦未能取宣尼筆削

微言神會之意表也仲舒氏比伍參例援事指義互爲發明補所未備
可謂繼左功臣且取詩易禮作契參同非獨以春秋解春秋者故其文
閎深奥渺自成一家言洵漢代大儒唐宋諸人莫之能武也余讀其書
頗覺有斷簡拙其義而推廣之亦以沿流遡源强作解事漫向津頭一
問爾作繁露廣義以質慧心之有志當世者雖然不以春秋解春秋故
繁露貫而傳以繁露解繁露獨爲廣繁露也乎予持狹而尙曰廣也人
將嗤我也夫周天錫慎江文徵三十八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崇禎府學歲貢孫林負文望三中副榜由鹽部敎
諭陞隆安令通商惠民修學崇志士民德之擢雲州知州未任卒著有
繁露廣義安攘三策越吟草
東甌詩存二十八孫林字子翰永嘉人崇禎歲貢官雲州牧著有越吟
草

國朝

葉氏嘉掄讀左遺言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孝經類

宋

胡氏子寶孝經注

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經義考二百二十六

佚 經義考二百二十六注曰未見

案胡監簿子寶萬歷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胡氏一桂孝經傳贊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二百二十六

佚 經義考二百二十六注曰未見

元

李氏孝光孝經義疏

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經義考二百二十七

佚

畫孝經圖

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經義考二百二十七

佚 經義考二百二十七注曰未見

千頃堂書目三李孝光孝經圖說至正七年進呈

王禕等元史一百九十李孝光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祕書監著作郎

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圖

說帝大悅賜上尊

經義考二百二十七陸元輔曰李季和隱居雁宕山至正七年應詔進

孝經圖說

案宋濂鑾坡別集五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右李公麟所畫孝經一卷至正中著作郎永嘉李孝光進入祕府是五峰所進之圖即伯時畫本也世善堂書目乃別載五峰畫孝經圖者蓋義疏本亦錄圖附於後且五峰或有所改定亦未可知今故仍著其目至元史所載孝經圖說乃史臣約舉之詞五峰原目自名義疏黃氏千頃堂書目倪氏補遼金元藝文志錢氏元史藝文志及通志舊府縣志並錄圖說而不錄義疏殊誤道光樂清縣志藝文兩圖說與義疏並列尤謬

國朝

史氏尊朱孝經刊誤淺解

一卷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存　樂清鄭氏刊本

自序天地生物之心元也人得之以爲心而有仁父母愛子之心仁也子得之以爲心而知孝天親仁孝一也盡所以爲子而親悅之則盡所以爲人而天祐之若子而不子則人爲匪人失其天性逆天之命矣罪將安禱乎此禍福之攸分而治亂之自始也治至三帝三王尙矣欽明峻德先親九族重華升聞閨以烝乂禹之幹蠱弼成五服湯則聖敬日躋肇修人紀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武王周公所稱達孝者也是其德之本於孝者一也孝之爲道於身焉求之其不敢毀傷也則不登高不臨深爲能戒逸欲儆風愆以强固其身矣其立身行道也一舉足不敢忘父母則所以作肅者本乎是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則所以作乂者本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永言孝思則所以作哲作謀作聖者本乎是充之而事親而克諧即事天而休徵也人本乎天子本乎親自

天子以至庶人同以吾親爲身之本同以孝爲身之德之本其知愛知敬乃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良能出於性而不容已者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人必愛親而後能愛人亦至於能愛人乃盡其所以爲愛親人必敬親而後能敬人亦至於能敬人乃盡其所以爲敬親天子以愛敬之德教於上天下以愛敬之德順於下合四海皆歸於愛敬而無敢惡慢則肅肅雍雍不爭無怨中和建而禮樂興禮樂興而教化行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大倫以正庶務以理而清寧咸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司寇之刑可措司馬之兵可戢何唐虞三代之治不再見哉甚矣孝之大也正閨門順四海享祖考格天人道無踰於此者自孝道之衰父子君臣大倫攸斁人事失其經天道亂其序於是孔子懼而作春秋以救其變箸孝經以道其常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原竝出者也古用竹書易於錯簡又經秦火孝經所傳多

誤矣立章名訓注亦謬朱子謂其附會無稞而失次文義有不通貫因爲刪削附會合經分傳而序次之覺義理之精深規模之宏遠一同於大學是皆爲孔子之言皆傳於曾子者又皆以朱子之更定而得其正也是宜以朱子所定頒之學宮合於大學以命題取士庶是經大行於世用致和平之治於無疆也尊朱不揣固陋爲之淺解非能於精意發其萬一亦曰芻蕘之言聊備采擇焉云爾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賈聲槐序丁亥秋樂清鄭生燿廷以其鄉先輩史格菴先生讀書淺解請爲序先生深於理學羽翼紫陽卓然可傳於後世原版燬於回祿鄭生尋舊藏本重鐫之其志可嘉今春來謁曰先生孝經刊誤淺解可並付梓余讀其自序於天人性命之原仁孝合一之理發揮透徹注解清晰周備是誠有裨於名教而爲聖賢之功臣矣昔夫子以大學授曾子曾子闡發爲傳秦漢以後書多錯簡朱子更定分爲十傳條目井井與

博文約禮大旨相合後來有疑而議之者過矣孝經亦夫子所授於曾子者也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實包乎誠正修齊治平之旨而力行必先致知道本一貫也是書流傳久多錯襍朱子刊誤亦分爲傳十章釋明經義後二章發經外之義文從理順質之先聖而不易格菴先生解之而曰淺夫庸言庸行通乎鬼神察乎天地孝經與大學相表裏四書五經之理盡包孕其中淺解也而精深廣大孰能外此乎孝弟者爲仁之本仁性也天也亦卽中也誠也太極圖說西銘理一分殊先生爲能觀其通矣道光戊子孟夏序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五經總義類

宋

薛氏徵言　經書訓義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〇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作訓解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題薛季宣並誤

佚

案薛舍人徽言宋史三百七十六萬歷溫州府志忠節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葉氏仲堪六經圖

七卷 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五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四十三

佚 經義考二百四十三注曰未見

直齋書錄解題三六經圖七卷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案館閣書目有六卷昌州布衣楊甲鼎卿所撰撫州教授毛邦翰復增補之易七十今百三十書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十七今同周禮六十五今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則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

案葉思文舊府縣志人物門皆不載攷王忠文梅溪後集十八與化簿葉思文吾鄉老先生也比沿檄見訪既別寄詩二十八

韻次韻以酬詩有云吾鄉老先生吏事以儒飾新篇似庭燎遠寄箴我癖把酒欲細論何時再沿檄陽春七十首老監萬丈射招邀屈原魂收召子厚魄驚開老病眼喜見墨妙蹟顧公倡斯文用夏變蠻貊又集二十九何提刑墓誌銘亦云興化簿葉仲堪以行狀來然則思文固以宿儒而屈于末吏者也其詩文今無存者吾鄉人幾不能舉其名矣

鄭氏伯熊六經口義拾遺經義考二百四十三

佚經義考二百四十三

東嘉先哲錄六鄭伯熊六經口義拾遺數語若干卷皆究極本原達於事物原注見郡志

曹氏叔遠諸經要解岐海瑣譚集五

佚

岐海璅譚集五曹叔遠有蘧徑集若干卷諸經要解家塾手編藏于家

戴氏栩五經說 經義考二百四十四

佚 經義考二百四十四

宋元學案五十五常博戴先生栩學于水心得其旨要故明經之外亦高于文嘗云詩壞于衞宏之序春秋誤于公羊之傳易淆于三聖繫爻象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脫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行者所著有五經說諸子辯論東都要略戴博士集

案戴浣川所著五經說今無傳本攷浣川集十跋朱元剛詩集云若夫君所纂余周禮說及君所自著襍文俟它日訂正而書之末晚所稱周禮說當卽在五經說內而元剛別爲纂錄者也元剛名與籍貫並無可攷浣川集一贈朱子文並寄朱元剛二絕注朱法曹余同年進士也子元剛從余游近見其詞藻進長云云是元剛爲文子門人故爲纂其經說

葉氏 宋道 經筵講義 宋史儒林傳四

佚

姜氏 得平 詩書遺意

一卷 宋史藝文志二

佚 經義考八十三

案姜得平舊府縣志無攷直齋書錄解題三載論語本旨一卷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是得平貫永嘉官至建昌軍教授也 萬厯溫州府志十宋上舍釋褐有姜得年永嘉人疑年即平之誤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三有姜德 德得聲近而誤 平詩書遺意一部一冊闕則此書明時尚有傳本今則不復可得矣經義考彙經類不載此書而尚書類八十三卷 別載姜德 得誤德與文淵閣書目同 平尚書遺意一卷蓋所據書目誤作尚書朱氏遂沿其謬此書宋志列經解類必非專釋尚書也

胡氏子實講義 萬歷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作口義講義

佚

王氏奕六經說 經義考二百四十四

佚 經義考二百四十四

元

陳氏剛五經問難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二百四十六

佚 經義考二百四十六

趙氏良震易書二經通旨 不繫舟漁集十

佚 經義考四十七

陳高序予友趙君伯起箸易書二經通旨取經文意義之近似者比類而條析之或會而同或別而異大而爲天文地理細而爲制度名物微而爲性命道德陰陽鬼神以至於先儒之訓詁凡有所疑靡不辨決嗚

呼亦勤矣朝廷設科以明經取士而試以經義經義之文易用程氏朱氏書用蔡氏之說二經及傳疏數十萬言學者諷誦尋繹或自少至老不能究一經及就試場屋主司發難則握筆瞠視不敢措辭者往往有焉趙君獨能研精探賾貫穿融會解其肯綮剖其盤錯使習是經者得而觀之如獲指南之車不待問途而越裳可至其於答主司之問也何有然則是編之有益於學者固不少矣雖然士之明經豈專爲科舉計哉聖人之道非經不傳學者讀聖人之經則當求聖人之道是故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機而動不違乎時則深于易者也觀二帝三王之心攷唐虞三代之治而以之修己治人則深于書者也若夫迷溺於文字之支離而徒以是爲進取之媒者亦豈趙君之所望於後學也哉不繫舟漁集十

蘇伯衡東谷先生趙君墓銘君諱良震字伯起別號東谷於宋宗室郯

勤孝王宗惠爲八世孫其家平陽則自六世祖武翼大夫主管台州明道觀士雱始銘曰猗君好學如好色讀書不復就枕席大義毫分仍縷析尙慮至理未融液操觚染翰事箸述經史子籍名法律掇抉隱蔽訂訛失書成尊閣富簡冊大明皇帝賚賢求賢俊如不及觀風使者暨邦伯推挽愈勤辭愈力癸亥重九後九日奄兮忽兮贊遠易壽登七袠又餘七老成云亾孰矜式蘇平仲集十四

案東谷趙先生艮覈府縣志無傳據蘇平仲所作墓銘知爲元代遺老入明隱居不仕篤學箸書以終者也易書通旨據陳子上敘其書蒸厥貫程子易傳朱子易本義蔡氏書集傳通其旨要以便科舉之士者明以來書目及通志府縣志並未箸錄則其佚久矣經義考四十七易類載易經通旨而書類無書經通旨殊爲疏漏今據不繫舟漁集攷正幷箸於此

明

王氏齋詩書題斷 萬厤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王進士齋齋通志府縣志並誤淵今據瑞安王氏錄本齋自撰壙志正儒志先生九世孫萬厤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詩書題斷見萬厤府志藝文門而雍正通志經籍門別出四書斷外書引嘉靖通志王淵撰蓋即此書箸錄者誤以詩書為四書耳今不據補錄

方氏以正五經解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方同知以正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方氏〈經學〉五經辨疑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戴氏〈慈〉諸經補遺 萬厤溫州府志十七〇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作補義

佚

國朝

徐氏〈炳文〉翔雲經義

卷

存 樂清徐氏家藏鈔本

唐傳銈序學者窮經所以明義也豈徒矜博洽工文詞已哉自漢以來聖人治躬治世之法蕩然無復存者而其義獨備於經義苟明則聖人之心得聖人之心得以之治躬而品立以之治世而風淳是惟不安凡近不苟速成而篤實研求者可與語其事亦惟生平從事而旦暮與其

者可與通其人余沈潛於經書蓋四十餘年矣嘗有五經注疏時藝頗多發明敢云其義蘊悉得乎恭逢　聖明歲四十薦於鄉歲五十捷於春闈特奉簡命來涖樂邑思以端士習厚民風仰補　聖化於萬一樂邑僻處山海其於聖經之義果人人率由耶爰立義學思得篤實之士明經義以風多士而樂之人僉以翔雲徐君請則君爲甌江知名士也追余與之周旋益信其爲篤實之士而不負斯席也君爲人渾渾樸樸不務紛華不露圭角文章亦如之雖屢困場屋絕不以窮通得喪變其志益肆力於古而詩書易孝經皆有經義大抵尊經宗注剖析明白聖經之義直抉其奧復自出機杼運以古人之筆非至篤實何以見義之精如斯與余役於簿書三四年矣向之沈潛於心以見諸事者閱君之書猶能彷彿一二夫不安凡近者其成也不凡不苟速成者其成也不朽海內景從可捷如嚮樂之人士誠於是編而精研之則人人窮

經人人明經之義觀摩漸染靡不篤行言乎士品日益端也言乎風俗日益淳也無僅博洽文詞之學遠異昔時也哉　聖天子治世之雅化其精義不外是矣得人而與之爲宰者所宜有事也是爲序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施元亨跋窮經貴實踐口周孔而行蹠蹻窮經亦奚爲哉先生研究六經窮年兀兀耄而不倦所著經義入堂奧而闡微渺爲先儒羽翼爲後學津梁生平言動一以經訓爲師雖不遇于是而躬行不怠以此淑身卽以此誨人不露圭角而外內斬斬若先生者洵無負於窮經矣今先生往矣讀其書猶想見其爲人而竊歎窮經之自有眞也 釋耒集四

道光樂清縣志八徐炯文自號翔雲山人穎悟好學弱冠撰詩義一編理解出人意表繼撰易書孝經經義春秋韻語等書探討理竄涵演貫通

案翔雲徐歲貢烱文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葉氏浩五經解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嘉慶瑞安縣志七乾隆丙辰歲貢葉浩品行端方博通經史

溫州經籍志卷五終

章見伊校

溫州經籍志卷六

瑞安 孫詒讓 編

經部

四書類

宋

沈氏大廉論語說 經義考二百十八

佚 經義考二百十八

直齋書錄解題三五峯論語指南一卷監南嶽廟胡宏仁仲撰詳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

案沈提刑大廉嘉麻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其所箸論語說今無傳本惟胡宏五峯集五峯錄論語指南一卷其篇目下注云證黃祖舜繼道沈大

廉元簡之說書中引沈氏說凡二十一條其十條並論黃說之優劣則沈書內當亦采黃說矣五峯集世無梓本流傳頗尠今錄所引沈說于此以傳元簡學術之略其五峯評語文繁不及載也　論語指南父在觀其志章黃氏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觀人子之志可也父歿之後其志可以施爲則觀其所行如何耳君子不忍其親三年之間孝子唯恐不及于父所行之道或當或否將有所不暇議忍改之乎沈氏曰昔居先君之喪於哀苦中而得此說甚以爲合于人情也禮之用和爲貴章沈氏曰禮固貴和小大由之則過於和矣不復以禮節之則不可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者申上言也人而不仁如禮何章沈氏曰不仁者私意橫生何有于禮樂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至吾不與祭如不祭二章黃氏曰爵踖

僖公亂昭穆也旣灌之後所以降神故不欲觀之或者不喻而窮其說孔子爲魯諱故託以不知而指其掌其意若曰明乎上下之分治天下無難矣夫祭以誠爲主今從逆祀而失昭穆之義于誠何有是祭與不祭等矣此孔子之所不與若吾與點也之與同沈氏曰逆祀之說極好指其掌上詞已斷矣下所言以類記之者也不必比而同之與字一說恐未安也射不主皮章黃氏曰古者射有五善不特主皮兼取禮樂容節也古者力役之事分而爲二欲其可法矣後世徒以中皮爲善强弱無別同爲一科故夫子言古之道以明今之不然沈氏曰嘗見趙岐有是說而然之當無以易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沈氏曰弟子之善記事如此上言仁者好惡矣然言能惡人則或者疑焉于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章沈

氏曰伊尹周公皆是過乃所以爲仁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黃氏曰夫子垂世立教學者宗之或得其一體或聞其一言有稱其博學者有譽其多能者皆不能徧觀而熟察之乃若聖人之道則聞而知之傳以心也默而識之悟以心也況其泛應于域中雖千變萬化未始有窮而會歸于一心則天地之純全萬人之大體皆其分內耳所謂一以貫之也曾子蚤遊聖門省身于內守之以約故夫子告之不待發問而曾子受之不復致疑可謂相契以心得于言意之外矣及其答門人之問語之以忠恕者亦以其違道不遠者告之使之求諸心而切于踐履者也蓋忠之爲心無纖介之私其毋自欺亦不欺人也恕之爲心無物我之間其處人亦如其在己也忠恕生于吾心則彼已不立孰爲町畦將盡己之性以盡物之性而至於參天地其於一貫之

妙舉積此矣曾子至是蓋不容言而門人之問不得已而應之

于是形容夫子之道非忠恕兩言無以明之使門人而悟曾子

之言則一之名亦不立矣是道也曾子之傳于聖人門人之受

于曾子又未可以淺淡論沈氏曰此論亦鄙見所同曾子所以

告之門人者則是一轉語也宰予晝寢章黃氏曰記曰晝居于

內問其疾可也君子非有疾不居內今宰予好內而懷安無其

質矣教何所施故孔子深責之沈氏曰好內之說竊以爲不然

宰予固不至是聖人亦不察人之微至是也但晝而多寢昏惰

無精進故夫子深責之晏平仲善與人交章黃氏曰晏子相齊

景公執國政孔子久于齊而不能用徒以交際爲恭非王公之

尊賢也于此猶善其能全交者可見夫子之忠恕沈氏曰此恐

只是不沒其寔非有爲而言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沈氏曰

鄉人林德惠嘗云時人稱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以爲不然曰如能再思可矣何望其三乎如三家之强文子殆未之思也

子謂仲弓章黄氏曰此論仲弓之德不用于天子必用于諸侯如牛之騂且角雖不用於郊山川亦不舍之矣鯀殛而禹興不以其類廢之也沈氏曰先儒謂指仲弓父之言非也斥父稱子豈聖人之意人之才德不係于世類才者雖不大用必小用故以郊與山川言之亦非謂天子諸侯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黄氏曰學道未至于無心非善學也自問不能至實若虛無矜伐之心也犯而不校無物我之心也此顏子克己之學沈氏曰矜伐之心由物我之心生也自好問若虛以至不校皆是無物我之事不必分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至顏淵喟然歎曰二章黄氏曰哀敬之道常存于心故見之者誠有觸于中其作

也其趣也有不期而然矣葢夫子平日踐履之道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衆人懵不知覺顏子于此獨有省焉所以喟然發歎也葢嘗論聖人之道大包六合而小不外乎吾身遠貫萬古而近不離乎日用若窮高極眇而求之于渺茫恍惚其去道益遠矣顏子旣發歎而悟昔日之非于是吐其胷中所見言之若曰人之所以不見道者以才爲之累也向也從事于堅高前後之際矜吾聰明任吾智力卒之惘然無得若有退志矣而夫子誘而教之于博學之閒則又欲罷而不能至是才無所施聰明智力盡矣恍然有若見其卓然獨存者不可以它求也雖欲從之又烏得而存之反之吾身而已然後知吾之心卽聖人之心也聖人所謂哀敬之道亦吾所體之道也平居日用之閒吾與聖人豈有二哉所以四科之列同爲之冠聖人之門獨以

好學許之也沈氏曰此論淡見顏子學問之道嘗見一鄉人髣
髴此說謂鑽仰前後之初求有所見及夫子誘之于博約之後
不能自已竭力而進乃有所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終不可及
不若此論去聽明智力而有所得之爲妙也但上文見齊衰者
恐意不相蒙也鄉人儺章黃氏曰禮鄉人裼子朝服而立於阼
階存室神也儺卽裼也沈氏曰龜山謂誠意于除厲此論自佳
先儒謂存室恐非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沈氏曰好惡而
唯鄉人是從未必當也要當公吾心而察焉其善惡者自有見
焉可也孟子言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得此
也此句疑有脫字君子義以爲質章沈氏曰此非爲學者言爲立政事
言也以義度宜事之始也行之則有節文焉又出之以孫民聽
不駭戾守之以信又久有所成也若夫爲學者則敬以直內乃

其本也當仁不讓于師章沈氏曰此言爲仁之急如此在當爲之時師亦不讓非眞不讓也生而知之者上也章黃氏曰生知出于天資如由仁義行是也故爲上學而知則思而後得如行仁義是也故次之沈氏曰行仁義非學也仁義在我而已而曰行之是人與道二也執柯以伐柯疑于同矣而猶以爲遠者二物故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知行仁義非學也生而知之誠也學而知之誠之也周公謂魯公曰章沈氏曰周公不施其親不私于親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沈氏曰理一而已本末先後貫爲（爲下有尊字）如草木一區之内種子根莖華實具在其中人未之見也下學上達亦在識之而已

陳氏一鶚論語注 張九成橫浦文集十八

佚

萬厤溫州府志十宋進士紹興壬子張九成榜陳一鶚永嘉人知廣德軍

案陳一鶚舊府縣志無傳橫浦集二陳氏考妣墓誌銘稱其字曰開祖載其官爲左朝散郎通判紹興軍府事又云開祖博極羣書而一意於聖學平居睟然遇事輒斷不屈以勢而周必大平園續稾八亦言其嘗爲豫章倅其箸述則府縣志皆未載惟橫浦集十八與陳開祖書云前此拜書欲求所注論語及韓柳釋音未蒙見敎云云知其有此二書然宋以來書目並未箸錄則其佚久矣

何氏逢源論語集解十卷經義考二百十六

佚經義考二百十六

王十朋何提刑墓誌銘公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論有集解一十卷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且自序其書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則能爲人爲人則兩失之矣凡平日臨政遇物一以所得於書者從事蓋非苟知之也梅溪集二十九

案何氏論語集解最爲梅溪所推今傳本久佚惟蔡氏節論語集說尙引數條今錄出之以見其槩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章曰無終食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極言仁之不可離也集說二臧文仲居蔡章曰奉一物如此其識陋矣集說三逸民章曰降志辱身與隱居放言固非聖人所甚取至若夷齊其節高矣然使後之人一於高明則亦不可以爲萬世法而無弊者其惟聖人之時乎集說九子夏之門人章曰子夏之言是初學擇交者也子張之言是學已成而泛交者也集說十皆梅溪所謂簡嚴

明白者惜所引不多也

王氏十朋論語解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

佚

案汪玉山作梅谿墓誌云有論語講義指授學者未成書詳卷二尚書解下此論語解疑齋門人輯講義遺稾爲之

諸葛氏說論語說 經義考二百十八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作艮圃論語說

佚 經義考二百十八

薛氏季宣論語少學 水心文集二十九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並作小學誤今從艮齋浪語集三十經義考二百十八

二卷 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十八

佚 經義考二百十八

自序推步古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緡絲測海未足與窺溟海之深膚見談闊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爲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

學邪曰無句求之則得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於厥躬誠以思之睿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盛遂古方來之遠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魯侯得之喬梓而周公識其見賢曾蔵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論幽眇就之而不見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暮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源而泉混混而淵灝灝而莫進乎前無以從而後取諸右無以逢其左泯泯默默而未得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以追時走於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筆少學識之於書庶乎它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戾之斯改得之斯尙天未喪道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以此明孔子之言則牖敢不知量艮齋浪語集三十

葉適題後一人之身衆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世其由之學也不以其身麗衆人之身必自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誘萬世其由之學必自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其由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其善則聰明有開也義理有辨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其由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爲誘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所其由者以學爲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小學敎授酉君刻於學官某謹書其後水心文集二十九

論語直解經義考二百十八　萬厤溫州府志十七作約說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有約說無少學直解

佚

經義考二百十八

自序巧匠不世生（經義考二十八作出）百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其言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經義考作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爲員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趣（經義考作趨）禮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於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顯乎其渾邈乎其宏其靜也巛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虛神偕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即之巍巍寂如其若亾（經義考作忘）歸如其若存挹而愈沖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墉無隍肅肅莅莅止止而安安者歟盡性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猶日而裨螢鑒之竅元（經義考作死別本作光並）非均無事焉適亾其所存而已自伏羲至於（經義考作以至）文公其時亨其政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闇而弗明得孔子而爾章非聖人無以知

聖人固莫知其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爲集大成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襍記其難疑答問之言別爲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閒六經固妙且玄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百家之蹊逕覆載而叢薄之宜莫此其究且詳也傳記稱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踳駁疑乎不眞（經義考及明鈔本並作不疑乎貞今依別本正）其周而曲當觸而咸獲純而靡類約而兼該者宜莫肯夫（作乎經義考）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將折中夫六經之奧返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谷流各極其量而莫不有合焉其於滄溟也不亦微哉述誠庸愚學而未能有得顧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詎未知其趨嚮自求諸己以求合於前言譬諸蟻之緣蒿烏之沖霄不至必也亦惟其力之行（經義考作行之）又何僤夫穹崇也敢自信其所

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示無曲說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取爲其失於本眞匪敢言傳述逝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德之見有補不遠云艮齋浪語集三十

經義考二百十八論語直解王瓚溫州府志作約說

中庸解經義考一百五十二解作說今從艮齋浪語集二十九

一卷艮齋浪語集二十九經義考一百五十二無卷數

存艮齋浪語集本經義考一百五十二注曰佚

案艮齋中庸解一卷見薛師旦所編浪語集世無單行本其說簡當不繁無宋人講義重複猥淺之病其釋素隱行怪曰撿其素行其僻左以欺世盜名者釋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曰言行相應則所謂君子之道者丘未能一所以能一之也此蓋爲合一釋序事所以辨賢也曰序事謂酌獻及儐相執事者與鄭訓一之意

孔程朱諸儒說並異其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不啻霄壤矣

大學解 經義考一百五十六作說今從艮齋浪語集二十九

一卷 艮齋浪語集二十九 經義考一百五十六無卷數

存 艮齋浪語集本 經義考一百五十六注曰佚

案大學解一卷亦見浪語集艮齋之學原出伊洛然說大學經文不遵程子改定本其釋在親民爲近人人之所親愛而辟焉諸辟字爲取譬亦並符鄭義蓋在同時諸儒中爲獨守故訓故宋時其書不甚顯衛氏禮記集說於其說采取亦獨少惟釋此之謂自謙爲謙謙字讀如則與舊說並異然亦足備一解也

又案陳文節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五十一 止齋文集 云有中庸大學說各一卷經義考據以箸錄舊本浪語集載兩書

並作解說解同義無所區別行狀渾言之耳今從集本爲正

宋氏晉之大學講義

一卷攻媿集一百九

佚

中庸講義

一卷攻媿集一百九

佚

陳氏傅良論孟古義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嘉慶瑞安縣志九並作經書古義今從高儒百川書志二十

一卷百川書志二十

未見

百川書志二十論孟古義一卷或曰止齋著又曰王從之著未詳孰是

案止齋論孟古義行狀墓誌皆不載曹叔遠序止齋集備述所

箸亦無是書至明高儒百川書志始載其目而陳獻章白沙集七亦復鄧御史公輔寄新刻陳君舉論孟古義詩云兩漢非三代人才逐世低市朝成畫虎文字笑醯雞古義昭昭對終篇短短題不因歐六一爭得見昌黎是明代又有刻本矣百川書志云又曰王從之箸王從之爲金王若虛字若虛藁城人金史文藝傳下有傳然它書載若虛箸述亦無是書又高志錄是書不入經部而入集部別集類列永嘉八面鋒後永嘉八面鋒亦不宜入別集明人書目往往疏舛如是亦未喻其故豈其書體例近舉業家之經義不似注釋經傳之書乎舊府縣志載其目作經書古義不知何據鄧刻本或未佚它日得之當再爲攷定也

戴氏溪石鼓論語荅問國史經籍志二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四庫全書總目三十五並作問荅

三卷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四宋史藝文志一

存四庫全書本　經義考二百十八注曰佚

四庫全書總目三十五石鼓論語問荅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書記已著錄是書卷首有寶慶元年許復道序稱淳熙丙午丁未間溪領石鼓書院山長與湘中諸生集所聞而爲此書朱子嘗一見之以爲近道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與序相符其書詮釋義理持論醇正而攷據間有疏舛如解緇衣羔裘節先加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說本於崔靈恩不爲無據然詩羔裘篇孔疏謂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之下卽以錦衣爲裼卽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溪蓋未之深攷又解吉月必朝服而朝節謂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不必依鄭注改端爲冕蓋稱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說亦據樂記端冕而聽

古樂鄭注端爲元衣孔疏端爲元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稱端也然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與下文元端而居對舉見異故朝日元冕即不得通稱元端此鄭所以決冕之誤爲端溪亦失攷也然訓詁義理說經者向别兩家各有所長未可偏廢溪能研究經意闡發微言於學者不爲無補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繩矣

朱子語類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發得好　戴少望湖南語說卻平正

石鼓孟子答問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四宋史藝文志四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三十五

佚

直齋書錄解題三石鼓論語荅問三卷孟子荅問三卷戴溪撰岷隱初仕衡嶽祠官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切近明白故朱晦翁亦稱其近道

錢氏子文論語傳贊

二十卷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十九

佚經義考二百十九

中庸集傳

一卷宋史藝文志一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佚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案白石中庸集傳衞氏禮記集說載其數條如釋道之不行也節云行當爲明明當爲行指道之不明也句文互差集說一百二十五釋强哉矯云矯猶抑也哉疑辭强哉矯猶言强其矯也君子於中庸知

而行之非矯抑而然也集說一百二十六釋素隱行怪云素猶固也固隱不仕又行奇怪之行同上釋君子素其位而行素亦爲固云安於固然則道無時而不可行集說一百二十八釋載華嶽而不重云華中華也嶽四嶽也謂中華之地四嶽之山也集說一百三十四釋無惡於志云志猶記也雖有人志之君子所不惡集說一百三十六並與舊說違異至於詁塞爲實國有道不變塞焉句注見集說一百二十六本鄭注詁撮爲四圭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句注見集說一百三十四本說文則義皆精塙矣

孟子傳贊

十四卷宋史藝文志四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二十五

佚

袁甫跋余爲兒時先正獻言朋友遍四方俱善論今古第說論語罕有契心余默識之用力於此書有年矣後始知不說論語乃善讀論語者

今觀王君次點所箸補義一編會萃眾說斷以己意最爲詳縝則又欣然曰不說固佳說亦佳說猶不說也憶得斯旨者可以讀論語矣蒙齋集十五　原題跋王次點論語說

案東巖論語補義經義考及通志府縣志皆不載今據蒙齋集補收其書傳本久佚據袁序所述其體例當與所箸周禮訂義相似

蔡氏節論語集說

二十卷經義考二百十九○千頃堂書目三宋史藝文志補○四庫全書總目三十五並作十卷

存通志堂經解刊本

進論語集說表臣節言臣五月十一日具奏乞投進所編論語集說奉聖旨許令投進者伏以求知行之實誠莫切於魯論加講習之功端有裨於聖學喜數年之編集幸一旦之際逢竊惟洙泗垂訓之書莫非帝

王傳道之要存心爲大主敬以勝百邪克己實難爲仁以該眾善能博文而約禮復篤志而近思覩明聽聰截然天理人欲之辨直舉枉錯判乎君子小人之分思君位之至艱畏天命之不易欲如北辰之眾共當正南面以篤恭權不至於下移禮樂征伐之自出俗必期於丕變德禮刑政之並行常念四海之困窮用躋羣生於富庶寧菲衣而菲食庶足國以足民放鄭聲遠佞人邦政以立舉逸民繼絕世人心攸歸詳味聖言悉關后德豈惟一王之成式抑亦百代之宏規茲蓋遇皇帝陛下性本生知學由時習洞明一貫之旨深省四勿之幾伏願惟精惟一以執中克勤克儉而無間體成湯之罪己簡在帝心法帝堯之則天大哉君道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臣所編列論語集說二十卷繕寫成一十册用黃羅夾複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節 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淳祐伍年伍月日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臣蔡節

上表

晦菴先生嘗語門人曰看集注熟了更看集義方始無疑又曰不看集義終是不浹洽永嘉蔡先生集說之作自集義中求本之明道伊川二先生參以晦菴或問而於晦菴南軒先生尤得其骨髓葢南軒學於五峰先生又與晦菴相講磨故語說多精切是書也說雖博而所會者約文雖約而所該者博大有益於後學遂請刊於湖頖淳祐丙午冬至文學掾姜文龍謹書

論語集說二十卷宋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永嘉蔡節編淳祐五年表進於朝今作十卷葢當日刊於湖頖本已然也是書朱彛尊經義志不載諸家藏書目俱未收予乃購得之幸矣永嘉自伊洛諸儒未作王景山發明經蘊述儒志一編其後則有劉安節元承鮑若雨商霖謝天申用休潘旻子文周行己恭叔陳經正貫一暨弟經邦貴叙其姓

名皆入伊洛淵源錄中而著羣經說者若陳鵬飛少南薛季宣士龍張湻忠甫葉適正則戴溪肖望陳傅良君舉葉味道知道錢文子文季黃仲炎若晦湯建達可陳埴潛室王與之次點皆有成書箸錄諺曰溫居瀹擩理學之淵不信然歟顧諸君子之書或存或亾不可盡得予序蔡氏集說而附及之蓋將以求所未見焉康熙丙辰夏五納蘭成德容若序 通志堂刊本序

千頃堂書目三蔡節論語集說十卷湻祐五年進表 宋史藝文志補同

四庫全書總目三十五論語集說十卷 內府藏本 宋蔡節撰節永嘉人始末未詳惟書首湻祐五年進表結銜稱朝散郎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末有湻祐丙午文學掾姜文龍跋即進書之次年也其例於全用一家者則獨書姓名於參用一兩家者則各注本語之下襍用衆說者則纍書姓名於末潤色以己意者則曰本某氏皆謂之曰胥或附己說於後

則別曰節謂節自爲說者謂之曰釋其互相發明之說則夾注於下其推闡旁意之說則低一字書之是時朱子之說已行故大旨率從集注其間偶有異同者如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爲之改容更貌攻乎異端謂攻爲攻擊害爲反貽吾道之害（案此鄭汝諧之說）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謂知爲之僭禘則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難治無所取材謂無所取桴材（案此鄭元之說）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謂美色尚不足以免禍惟口才乃可免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謂韶本揖遜之樂今乃至於齊國（案此亦汝諧之說）五十以學易謂夫子是時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鄉童子一章不作錯簡不至於穀謂三年不能至於善則所學已難乎有得沒階趨進謂進疑作退雖疏食菜羹瓜祭謂瓜爲如字以祭字屬下句三嗅而作謂嗅疑作嘆（案此係積之說）冉有退朝謂朝爲從季氏至魯君之朝不極其德一節謂別爲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謂爲子路之言有馬者借人乘之謂即史

之闕文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連上爲一章（案此鄭汝諧錢時二家之說）太師摯適齊一章謂魯君荒於女樂故樂官散去其中惟太師摯一章可備一說餘皆牽强穿鑿蓋朱子於註易注詩誠不免有所遺議至於論語集注則生平精力具在於斯其說較它家爲確務與冀反至於不中理也然出入者不過此數條其餘則皆詮釋簡明詞約理該終非胡炳文等所可及焉

葉適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子節迪功郎浮梁簿（水心文集二十三）

案蔡先生節爲文懿公幼學次子水心作文懿公墓誌述其官爲浮梁簿集說進表繫銜則爲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又嘗知慶元府安吉州衢州並見浙江通志一百十五其字書傳無所見惟通志堂經解所刊集說卷首封面一葉署宋蔡仲覺先生著（此據經解初印本乾隆五十年四庫全書館補刊本無）似節字仲覺然成

德敘則又未言攷節同時建安蔡模字仲覺作論語集疏集說集疏書名相近疑通志刊本偶誤題矣集說進表稱二十卷今本十卷則付梓時重定據姜跋云刊於湖頖當即在知安吉州時浙江通志載節知安吉州不云何年據此知爲淳祐六年也其書體例清整訓釋經義雖多遵朱子集注及張氏癸巳論語說然於何氏集解及皇邢兩疏亦多徵引永嘉諸儒則於錢白石戴岷隱兩家之說采錄頗夥固非徒鈔語錄書也

曹氏叔遠中庸注疏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九

佚

棐氏味道大學講義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作四書大學講義一卷經義考一百五十六

佚經義考一百五十六

四書說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一百五十二

佚經義考一百五十二注曰未見

案葉文修四書說見宋史本傳雍正浙江通志經籍門引古括遺芳明鄭宣撰見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一有四書語類龍泉葉賀孫蔡賀孫即文修原名龍泉則其祖貫似文修四書說外別有是書然本傳及經義考並未載古括遺芳多謬誤見四庫提要此說恐不足信今不據補入

徐氏寓中庸說

一卷經義考一百五十二

未見經義考一百五十二注曰存

案宋元學案六十九徐盤州先生寓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尚堅確

案盤州徐先生寓朱子弟子乾隆溫州府志儒林傳附載其名作寓黎靖德朱子語類卷首姓氏萬斯同儒林宗派十經義考一百五十二宋元學案六十九竝同晦菴大全集五十八荅徐居甫書止齋文集四十徐武叔墓誌云六子冠宏寓容寓定西山文集四十五朝請郎通判平江府事包公墓誌銘云盤州交徐君寓所狀事實字竝作寓以名字相應之例求之寓寓竝近居義不知其孰是也中庸說朱以來書目皆不著錄惟經義考注曰存豈曝書亭固有藏本耶晦菴大全集荅徐居甫第二書亦論中庸竝附居父問中庸語問君子之道費而隱章荅云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孟子喫緊爲人處皆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得箇天理全體若未見得且更虛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穿鑿注解也問君子之道造端乎

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欲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荅云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問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荅云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如斷獄一人以爲當死一人以爲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否荅云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執也問鬼神爲德注云體

物是其爲物之體不知此體字是體用之體還復是體質之體

答云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爲物之體也

此居父中庸說之僅見者惜不得竹垞所見本以證其異同也

包氏定中庸解疑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孟子答問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案包先生定朱子弟子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

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陳氏孜論語發微 經義考二百十九

佚 經義考二百十九

眞德秀序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是

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無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慍則庶幾安乎仁矣其他所論有卽身而言者有卽事而言者卽身而言仁之存乎身者也卽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為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東嘉陳君孜少而服膺晚益有見箸為發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亾復餘藴尙奚君之待邪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

之簡遠有非後學所可遽窺者因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乎陳君此編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自得者此其爲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後可也陳君其尙懋之哉西山文集二十九 經義考二百十九按是序又載劉爚雲莊集

案陳孜事蹟舊府縣志無攷

姜氏得平論語本旨

一卷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四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一百二十八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八

直齋書錄解題三論語本旨一卷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案文淵閣書目四有論語本旨一部一册完全則此書明時尙

湯氏建論語解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

存今則未見傳本

佚

戴氏𠈁四書傳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戴氏侗四書家說經義考二百五十二

佚經義考二百五十二

案戴仲達於易書四書並有家說蓋述其父蒙之遺言而爲之者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於此書外又載戴蒙四書家說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又別載葉味道四書家說並誤其書今並不傳六書故載先說數條其論理仁學三字綜貫古訓宜究微言非瞀儒所能道也今錄之以備家說之逸義六書故理字注先人曰凡物莫不有理玉理最精縝密以栗故理从玉引而申之幽深賾隱天理密察無所不通莊周曰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技經肎綮之未嘗善言天理者也中庸曰

文理密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密察之謂理通達之謂道裁而宜之之謂義

七　仁字注先人曰因人而二之爲仁孔子曰仁者人也人其人之謂仁𡰥古文从人省𢖽古文从心千聲夫人有是身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悳有是身而疾痛苛癢之弗知者肌肉不仁也有是心而仁義禮知之弗身者其心不仁也盡其心踐其形肫肫乎其若赤子之肌仁義禮知切於心猶疾痛苛癢之切於身也然後能誠諸身能誠諸身然後能人其人能人其人斯謂之仁矣夫心生物也仁生悳也於四耑爲耑於四悳爲元天地之大德也而人得之以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萬物人之體也親疏遠邇雖有袁序疾痛苛癢無不周通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始於邦家終於四海者仁之充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仁之方也故曰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老釋者曰死灰其心槁木其形忘其身遺其親以仁義禮智爲外鑠我以天地萬物爲芻狗幻妄不仁之至也墨者曰愛無差等眡其親猶其鄰之親也不仁莫大焉孟子曰仁人心也之二者皆失其心者也人學字注云先人曰鳥獸之生也游者則狎於水而不溺走者則馳於野而不躓然終於此而已矣人之生也自赤子不能求其母自是以進皆學焉而後能之無所不學則無所不能也故人子之道學爲大君父之道教爲大古者子生十歲則入小學二十而入大學傳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保傅之罪也羈丱成童不就師傅父母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學之文所以从子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窮理致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者大人之事也學

大人之事之謂大學朱子曰學者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謂學以明善可也謂學以復其初則否夫有失而後有復人生而蒙其知未啟其明未融在易乾之姤雖有龍德猶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乾之同人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然後德博而化爲龍德之中正爲雖聖人不能無學也夫學也者所以明其明而迪其知猶闢門塗而啟牖鄉也何必曰復乎 九 六書故十三心部惪性情諸字下仲達自爲說亦甚精奥文繁今不錄

林氏公一 論語類說

五冊 蒙川遺稿四

佚

劉潵故友林道初察推墓誌銘公好讀書經傳子史歷覽精研與意會輒筆之凡有關於修齊平治之大者寤寐不忘年二十一與計偕試南

宮不武益肆其力於學端靜介特得伊洛考亭旨趣最深伸紙論事動數千言大較如行雲流水而畢根諸理有錄覽十二冊論語類說五冊本朝事實十冊稡文詩稾手稾各二十卷 蒙川遺稾四

案林學諭公一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樂淸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繆氏主一四書說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鄭氏模翁四書指要 千頃堂書目三宋元藝文志補並作四書要指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作四書要旨今從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經義考二百五十三元史藝文志一

二十卷 世善堂藏本目錄上千頃堂書目三宋史藝文志補經義考二百五十三元史藝文志一

佚 經義考二百五十三注曰未見

王氏奕論語說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孟子說經義考二百三十五

佚經義考二百三十五

中庸本義

一卷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佚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胡氏一桂四書提綱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二百五十三

佚經義考二百五十三

元

吳氏成夫四書圖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二百五十五元史藝文志一

佚經義考二百五十五

案吳縣丞成夫蔣庥溫州府志文學傳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

竝有傳 經義考二百五十五誤作吳成大 元史藝文志一又誤作吳大成

趙氏 次誠 四書考義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道光樂淸縣志入趙次誠從平陽章仕堯學以明經授徒隱居不仕嘗考據朱子集注爲書曰四書考義

案雪溪趙先生次誠萬厤溫州府志文學傳道光樂淸縣志儒林傳竝有傳

陳氏 剛 四書通辨 千頃堂書目三補遼金元藝文志經義考二百五十五 元史藝文志一

佚 經義考二百五十五注曰未見

案陳公潛四書通辨明以來久無傳本惟史文璣四書管窺引其說十餘條多論胡雲峯四書通之譌疑專爲辨正胡氏書而作者

史氏伯璿四書管窺

五卷國史經籍志二千頃堂書目三經義考二百五十五補遼金元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三十六元史藝文志一並作八卷

闕瑞安項氏厰鈔本 經義考二百五十五注曰未見

伯璿幼時厰學歲辛酉春秋二十三始知以書籍自課自以過時之學悠緩則莫能有成於是聚經史百氏之書幾二十種雜然而日習之如是者一二年竟無所得然後專取四書及書易數經而熟讀焉有餘力乃及它書始焉於諸說有同異處未知所適從也既而反覆研究又一二年晃然若有所見而未敢自信姑以筆諸各編之首而已元統改元遂以四書通纂疏集成輯講四編綴首所筆者聚爲一帙又其後四年再得發明攷證叢說三編觀之輒又以三編所見其爲一帙維時同志勉其合之二帙而一之者名以管窺則後至元丙子所序是也自是以來精力日以耗目力日以昏自揆不能復有所發揮於此矣辛巳秋又

聞新安倪士毅合通旨與發明二編以爲輯釋意其去取必精當剖釋必詳明則愚所述管窺可以覆諸瓿矣又三年始得見之則其於二編差謬之小者雖亦刪潤一二其節目之大者往往一如其舊無所可否於是復取丙子所合之帙而增損之且以輯釋之不當存者附爲便遺忘也愚自溫理是書逮今垂三十年所見編帙不下十數家而皆無以大相過也如此今又聞北方顏氏四書通者出猶未知去取之當否果何如也噫世代愈久編帙愈繁然能有所別白者絕少而紊之者鬨又出於其閒吾不知孔曾思孟之言集注章句之旨果何時而盡明於天地之閒也至正丙戌孟夏朔旦後學史伯璿謹志此據鈔本管窺卷端所載錄入乾隆平陽縣志十六所載奪誤甚多兼有改竄今不備校

陳高序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

矣然聖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旨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乎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冊宏深備奧而其理實具於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疏畧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於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爲集注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世經義考二百五十五譌下其辭詳以密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於受業私淑之徒又爲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間見而層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辨日起岐愈多而道愈晦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即異君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若求於學篤信堅守朱子之釋經義考作說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輯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折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通曲暢著於篇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於朱子也已嗚呼立異以爲高好奇以爲

倘爲學之大弊也管窺之作蓋爲是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爲道也庶幾矣 不繫舟漁集十 鈔本管窺卷耑不載

千頃堂書目三史伯璿四書管窺五卷字文璣溫州平陽人元時隱居不仕辨諸說之與朱子相悖者

四庫全書總目三十六四書管窺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璣溫州平陽人據所作管窺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即元亡之年計其人當已入明 詒讓謹案考管窺外篇序實成於至正庚寅元亡於至正丁未時外篇成已十七年矣此蓋偶據誤文也 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編見於祕閣書目者五冊楊士奇東里集則稱有四冊刻板在永嘉郡學永嘉葉琛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傳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此本乃毛晉汲古閣舊鈔大學中庸孟子倘全惟論語闕先進以下蓋傳寫有所佚脫

然最其篇頁釐而析之已成八卷經義考乃作五卷或誤以五冊爲五卷歟其書引趙順孫四書纂疏與眞子四書集成胡炳文四書通許謙四書叢說陳櫟四書發明及饒氏張氏諸說取其與集注異同者各加論辨於下諸說之自相矛盾者亦爲條列而釐訂之凡三十年而後成於朱子之學頗有所闡發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說亦最夥其問有偶然問答未及審核者有後來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門人各自記錄潤色增減或失其本眞者故文集語錄之內異同矛盾不一而足卽四書章句集注與或問亦時有牴牾原書具在可一一覆案也當時門人編次旣不敢有所別擇後來讀朱子書者遂一字一句奉爲經典不復究其傳述之眞僞與年月之先後但執所見一條卽據以詆排衆論紛紜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轉爲尊信者所淆矣夫載寶而朝論南宮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趙盾者原誣述孔子之言者尙不免於舛異況於朱門弟子

斷不及七十二賢又安能據其所傳漫無釐正伯璿此書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而因但爲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別白昔朱子嘗憾孔門弟子留家語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歟

經義考二百五十五楊士奇曰四書管窺四冊永嘉史伯璿文璣著蓋出饒氏輯講吳氏集成胡氏陳氏發明金氏攷證許氏叢說倪氏輯釋之後其論諸家之失皆平正確的刻板在永嘉郡學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

東嘉先哲錄十史伯璿精究四書深得朱子之旨時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與朱子背馳者案下疑有缺字乃著四書管窺以辨明之原注郡志

乾隆平陽縣志十四史伯璿以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多與朱子背馳乃著四書管窺內編以辨明之陳高爲之序永樂閒

宋人大全

柔𡢃巖史先生伯璿雍正浙江通志儒林傳萬厯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理學傳並有傳四書管窺明刊本流傳絕少儲藏家所傳鈔本亦多殘缺不完家中父始從邑中項氏叚得見舊鈔足本五冊錄副弆之卷首有大意十二條自明著書之旨以下皆依經繫論撮舉大要不錄全文凡學庸孟子各一冊論語二冊先進以下無缺佚蓋罕觀之祕籍也𡢃巖講學墨守洛閩此書之作意在辨正宋元閒四書說之異於集注者而駁饒魯輯講胡炳文四書通者爲尤夥蓋雙峯之學本喜與朱子立異雲峯雖亦服膺朱學而不能不爲異說所惑故此編平議獨詳也雖于集注一編校文義于錙銖析語氣于分寸立論不免䋜碎而釋疴起廢不忧于新奇之論猶不失先儒恪遵家法之遺

陳子上序所謂篤信堅守者殆無媿焉

陳氏華祖大學審明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一百五十七

佚 經義考一百五十七

中庸提綱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佚 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陳華祖通尚書於四書尤多發明

案陳椽閣華祖宋京西湖北宣諭副使謙五世孫萬厤溫州府志文學傳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孔氏士彝四書講義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蘇伯衡故元溫州路同知平州陽事孔公墓誌銘公之曾大父曰景行宋從政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架閣之子曰士彝元永嘉學教諭後

以子貴贈從仕郎曲阜縣尹曲阜之子曰只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 蘇平仲集十三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薦舉孔士璘字玉卿延祐間授永嘉教諭

劉氏清大學要旨

一卷 經義考一百五十八○千頃堂書目二無卷數

佚 經義考一百五十八

案經義考載大學要旨一卷標曰未見又複出劉氏清大學要句標曰佚蓋所據書偶書旨爲句遂誤兼採之今刪

中庸章句詳說

一卷 國史經籍志二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案經義考一百五十三載中庸章句詳說一卷標曰未見一百五十四複出劉氏清中庸詳說標曰佚亦誤分爲二書

明

徐氏興祖四書訓解 雍正浙江通志一百七十七

佚

朱氏諧四書述義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二百五十六。千頃堂書目三作述解

佚

四書輔注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東嘉先哲錄十朱諧性敏嗜學與人談論皆極性理之奧有四書述義

正蒙述解刻梓郡齋 原注並府志

趙氏新四書說約 千頃堂書目三經義考二百五十六。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作約說

佚 經義考二百五十六

案趙修撰新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道光樂清縣志介節傳並

有傳

劉氏觀四書通旨

十二卷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明辟用劉觀明經本府學訓

案劉觀字朝揩永嘉縣人訓導南金伯子編修現之兄嘗典京

闈文衡見黃淮介菴集三爲楊東里諸人所器見李象坤匊菴

集劉頤修文集序選續報國錄

書其他事跡無可攷

後

張氏文選四書訓解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二百五十六

佚經義考二百五十六

葉氏廷舉庸庭訓

一卷經義考二百六十二○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乾隆溫州

二卷府志二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並作一卷千頃堂書目二

無卷數

佚 經義考一百六十二注曰未見

案尙志葉先生挺萬曆溫州府志隱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方氏燧學庸集說

六卷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

佚

案玉蒼方山人燧鴻臚卿子深子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朱氏諫學庸闕說 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六十二

佚 經義考一百六十二

案蕩南朱知府諫萬曆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樂淸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朱氏文簡學庸圖說 經義考一百六十二

佚

經義考一百六十二注曰未見

案朱增城文簡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

道光樂清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張氏漢四書切問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弘治歲貢張漢字廷章博學勵行貢入監以親老

告歸杜門不出學者宗之

項氏喬四書臆說 甌東私錄二

佚

自序國家以舉業取士士之旣階科第者或以四書經學爲芻狗者多

矣不知是學具身心性命之奧所以達之天下國家繼往聖而開太平

者率不外此一日不談即口生荆棘不茅塞於心者罕矣士之所任者益大則其所資者益切也舍是直俗吏焉耳三洲李先生義壯乃海內名家予與同憲副楚臬已知其學有淵源而政有根柢矣及予謫還入閩僉事而先生適長憲議政之暇常與予及石崖周子琉雙華柯子喬鄧西張子謙其談性命之學而出其所著正學編四書邇言詩經備忘則冊以相示矣僭謂正學編猶有未精四書邇言精矣而失之太簡若備忘則精且詳矣聖門所謂可與言詩者也公不以予言爲謬升楚右轄行中途驟升貴州都憲又三柬勸予了性命之學而索其平生所自得者以相印證予感先生善於誘人而欲成其美也是歲正月三日自省下往攝漳南兵備事日與馬中取四書莊誦一番若有溫故知新之味遂靜夜淸晨起而筆之至上杭及初夏而臆說成稿然苦與先生隔遠猶有心所未安者未敢以成書獻也適孟冬初旬先生有便鴻至省

因書此奉復以見予勇於從教之義尚擬捧檄終身永窮山中纔成詩經臆說以附備忘之末而今未暇也他日具書以呈先生不知先生以爲何如耳要之謂了此學者須心體力行之死無貳庶幾斯言無忝而可愛以傳也旣用以相須矣而遂以爲序 甌東私録二

蔡氏 蘋 四書集講

十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徐氏 時春 四書玉楮藁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國朝

王氏 祚昌 四書睡餘

四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自序比歲課兩子讀書苦其箋取紫陽氏集注令熟之復爲刪其旨煩而文泥者然每語其要紗不便曉曰是非可以口舌得也余每好讀李卓吾先生評楊復所先生眼兩書謂其旨在言外可以思而得之因復爲錄其至者并園史中語而兼以己意令於言前言後言左言右自參之自度之當忽然有所得也門人炤如氏見而說之書一通忘急呼而語之曰此唾餘耳勿泥（珠樹堂集）

案王元翼四書唾餘今未見其書據自序蓋因李贄楊起元兩家說擇其至者而以其父遺說及己意補綴之（王氏園史亦祚昌著述其父見言行詳弟八卷）炤如氏即周處士天鏡字（見乾隆溫州府志隱逸傳）珠樹堂集又有與門人周肇音（原注名天鐘）文注云肇音手書余四書唾餘屬續之夕令二弟珍藏以遺其子長漢蓋周氏昆弟並師元翼亦並嗜

此書也

周氏天錫四書翼注華萼樓集

未見

朱氏鴻瞻四書詳說

六十卷嘉慶瑞安縣志九

存

四書賛解自序余自順治甲午僦屋邑中西南隅蒔菜竹爲書舍邑內外俊秀多從余遊既而廣闢其室治爲齋者益眾余非他有所優爲可以資人之求我者不過欲講明四子經義工所爲應制舉者而已雖然未易副也自今距昔歷二十年講說日繁勝之口而筆之書諸弟子互相傳寫遂成卷帙題曰四書賛解其義云何蓋自紫陽集章句集注而四子之正經明文皇命儒臣纂錄大全而章句集注明制科既久訓詁

日盛袪其淫于佛老者外若蔡虛齋之蒙引林次崖之存疑張江陵之經筵直解陳紫峯之淺說顧麟士之說約參伍錯綜而大全明夫諸訓詁由大全而起苟有得於大全諸訓詁贅也大全爲章句集注之書苟有得於章句集注大全贅也章句集注體會經文不溢不漏苟於經文融會貫通遊神言外契旨象先雖章句集注亦贅也而余之解顧欲兼而有之每書一章首用講文倣直解淺說體芟其繁而補其畧繼以句解採大全及諸先正之粹存其要而去其迂又繼以餘覽於講文解句收所不盡者蒐其遺而求其備一章之下合三爲一亦可離一而三而又先總之以字解別錄之爲知新雖欲不名爲贅不可得也夫博學詳說所以反約欲徑約而不能則不可不博以詳贅奚辭焉余用是有感矣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夫孟子亞聖天下士宜以教育天下才爲樂余鄉閭人也苟得鄉閭之英俊造就之校其藝成理義

之交反之躬爲實踐之學詎非快事經曰後生可畏又曰堯舜人皆可爲安知今日鄉里士非即異日天下士乎是故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他日有驅馳上國聲名頡頏諸先正閒尚其取此書而覽正之多不可損少不可益俾余不蒙贅名余寧無厚望焉旹康熙癸丑陽月之吉書於菉竹南軒竹園類輯九

霍維騰四書詳說講文序嘗讀大學衍義曰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由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夷而爲之品節以開道而勸勉之也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閒而推之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及其學之旣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置之列位當此之時禮義休明風俗醕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出道德之歸不可一日

廢焉者也今我　聖天子在上聰明天縱鑒及乎此爲之作興文學以風四方儒教之甚遠邁千古大小臣工亦莫不以崇學校興教化爲殿最而司鐸者亦孜孜以啟迪多士爲急務然能以實學行實政將聖賢所箸之奥理發明而誘迪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而無不盡其分者則罕覯其人茲於宣邑之司訓朱子表民者能有是舉誠令人嘆美而不已也表民籍本羅陽協秉宣鐸道宗鄒魯之眞學紹紫陽之派恂恂卓犖士皆景式詎其甫半載而即引疾辭任忽一日出宣庠遺鐸一編示予曰論孟皆成書而首梓學庸授宣予三玩其帙理明而詞簡意透而言精其於民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性道脩教戒愼恐懼動變而至於能化無息而至於悠遠靡不章章條縷詮解至當人能身體力行則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有餘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而亦無不足予因掩卷

而歎曰朱君不欲仕猶仕也左氏云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今觀此書三立具備矣又安在乎區區形迹爲哉可以敎表民從容中禮溫厚和平其德已立闡明奧旨啟發後人其言已立使人隱居可以善身達可以善天下其功已立又安在乎區區形迹爲哉予不覺欣然而樂爲之序

四書精要字解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四書解字誤

佚

朱鴻序自制科來詮四子書者無慮百家能與大全先儒頡頏者蒙引存疑而外指不多屈雖云訓詁之學蓋亦莫不難矣哉予視象安固晤表民朱氏經學懋焉其門人爲之梓太極圖淺說予竊意其篋笥必未罄也一日出四書詳說語予曰此吾不得於時之所爲也吾貲有限而詮又揣隱居教授歷多年所日騰口說故就此未遇其人而就正焉敢

以請予翻閱數四嘆其精詳淵博無所不備有講文陳紫峯淺說不專美矣有句解確切精深益莫之匹且併章句集注而通解之又有餘覽採大全蒙存之粹而關斷以己意又有溫知錄謂溫故知新發前人所未發而其卷端又先有字解二十餘章合為一書分之可作數種誠哉其詳說也不詳未可以約也予籌書執學猶不忘經生家業思為梓之倉猝未能因先取字解公世以俟思全豹者求焉表民自道曰訓蒙予曰精要無易此矣遂更題為四書精要字解云

嘉慶瑞安縣志九四書詳說六十卷　國朝朱鴻瞻撰有字解句解講文知新餘覽等目已梓者字解學庸講文

周趁宰宣平司訓默齋朱公墓誌銘先生究心關閩濂洛之奧以昌明道學為己任生平所著有太極圖淺說通書淺說四書詳說四書字解四書溫知錄讀史隨評竹園文集譜年詩集俱梓行於世

案默菴朱訓導鴻瞻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其所著四書詳說初名贅解後更名詳說聞手稾尚存其裔孫副貢鼎家余未之見也據贅解自敘及詳說朱敘全書有講文句解餘覽知新錄朱敘作溫知錄與自敘異嘉慶瑞安縣志經籍門亦作知新字解諸目宋氏取其字解先刊行世而別題爲四書精要字解默菴爲宣平訓導時又自刊學庸講文乾隆溫州府志經籍門載朱鴻瞻學庸講義卽是書而誤文爲義也今据副貢錄示舊序及墓誌箸錄字解既有單行刻本遂並載之其講文句解餘覽等帙既彙入全書不復分箸其目也

胡氏瑣四書彙纂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東甌詩存三十八胡瑣字玉書瑞安人康熙歲貢箸有此齋詩稿

林氏逵四書說

五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四書說五卷瑞安林逵著字襄雲

葉氏浩門書說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林氏宗瑛學庸會意

二卷道光樂清縣志八

未見

道光樂淸縣志八林宗瑛號悔菴居芙蓉淹貫經史纂述甚富皆燬於

火僅存學庸會意二卷終歲貢

林氏[illegible]論語額書匯參

卷存

溫州經籍志卷六終

吳興沈維伯校